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[[1]](#footnote-1) 中书冒占凤凰池[[2]](#footnote-2)

话说武正字那日回家，正要回拜邓质夫，外面传进一副请帖，说：“翰林院高老爷家请即日去陪客。”武正字对来人说道：“我去回拜了一个客，即刻就来，你先回覆老爷去罢。”家人道：“家老爷多拜上老爷，请的是浙江一位万老爷，是家老爷从前拜盟的弟兄，就是请老爷同迟老爷会会，此外就是家老爷亲家秦老爷。天二评：何不请钱麻子。武正字听见有迟衡山，也就勉强应允了。回拜了邓质夫，彼此不相值黄评：了邓质夫，质夫不过借作线索耳。午后高府来邀了两次，武正字才去。高翰林接着，会过了。书房里走出施御史、秦中书来，也会过了。才吃着茶，迟衡山也到了。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万老爷，因对施御史道：“这万敝友是浙江一个最有用的人，一笔的好字。二十年前，学生做秀才的时候，在扬州会着他。他那时也是个秀才，他的举动就有些不同，那时盐务的诸公都不敢轻慢他，他比学生在那边更觉的得意些齐评：是��把势好手。自从学生进京后，彼此就疏失了。前日他从京师回来，说已由序班授了中书黄评：据其自说，所以不知真假。将来就是秦亲家的同衙门了。齐评：活像学做官口气。秦中书笑道：“我的同事，为甚要亲翁做东道？明日乞到我家去。天二评：事后思之，悔出此言。说着，万中书已经到门，传了帖。高翰林拱手立在厅前滴水[[3]](#footnote-3)下，叫管家请轿，开了门。万中书从门外下了轿，急趋上前，拜揖叙坐，说道：“蒙老先生见召，实不敢当。小弟二十年别怀，也要借尊酒一叙。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还另有外客？”高翰林道：“今日并无外客，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亲家秦中翰，还有此处两位学中朋友：一位姓武，一位姓迟，现在西厅上坐着哩。”万中书便道：“请会。”管家去请，四位客都过正厅来，会过。施御史道：“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小弟二十年前，在扬州得见高老先生，那时高老先生还未曾高发，那一段非凡气魄，小弟便知道后来必是朝廷的柱石。自高老先生发解之后，小弟奔走四方，却不曾到京师一晤，去年小弟到京，不料高老先生却又养望[[4]](#footnote-4)在家了；所以昨在扬州几个敝相知处有事，只得绕道来聚会一番。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诸位先生的教。”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班甚时补得着？出京来却是为何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的班次，进士是一途，监生是一途。学生是就的办事职衔[[5]](#footnote-5)，将来终身都脱不得这两个字。要想加到翰林学士齐评：真是�艋�。料想是不能了。近来所以得缺甚难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就了不做官，这就不如不就了。齐评：富翁口�猓�一发梦梦。万中书丢了这边黄评：不能往下说了，故“丢了”向别人说话。便向武正字、迟衡山道：“二位先生高才久屈，将来定是大器晚成的。就是小弟这就职的事，原算不得，始终还要从科甲出身。天二评：暗答秦中书话。迟衡山道：“弟辈碌碌，怎比老先生大才。”武正字道：“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，将来自是难兄难弟可知齐评：冷语妙。”说着，小厮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西厅用饭。”高翰林道：“先用了便饭，好慢慢的谈谈。”众人到西厅饭毕，高翰林叫管家开了花园门，请诸位老爷看看。众人从西厅右首一个月门内进去，另有一道长粉墙，墙角一个小门进去，便是一带走廊，从走廊转东首，下石子阶，便是一方兰圃。这时天气温和，兰花正放。前面石山、石屏，都是人工堆就的；山上有小亭，可以容三四人；屏旁置磁墩两个，屏后有竹子百十竿，竹子后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红栏干，里边围着些未开的芍药。高翰林同万中书携着手，悄悄的讲话天二评：���r同在�P州必有首尾。直到亭子上去了。施御史同着秦中书，就随便在石屏下闲坐。迟衡山同武正字，信步从竹子里面走到芍药栏边天二评：六人游园作三起写，参差有致，疏疏落落宛如目�。迟衡山对武书道：“园子倒也还洁净，只是少些树木。”武正字道：“这是前人说过的：亭沼譬如爵位，时来则有之；树木譬如名节，非素修弗能成。”

说着，只见高翰林同万中书从亭子里走下来，说道：“去年在庄濯江家看见武先生的《红芍药》诗，如今又是开芍药的时候了。”当下主客六人，闲步了一回，从新到西厅上坐下。管家叫茶上点上一巡攒茶[[6]](#footnote-6)。迟衡山问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省有个敝友，他是处州人，不知老先生可曾会过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处州最有名的，不过是马纯上先生，其馀在学的朋友也还认得几个，但不知令友是谁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这马纯上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，怎么不认得齐评：又是牛玉圃口气。他如今进京去了，他进了京，一定是就得手的。”武书忙问道：“他至今不曾中举，他为甚么进京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学道三年任满，保题了他的优行黄评：马二先生举优，比匡超人如何。这一进京，倒是个功名的捷径，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。齐评：总不离此等话头。施御史在旁道：“这些异路功名，弄来弄去，始终有限。有操守的，到底要从科甲出身。齐评：说现成话。迟衡山道：“上年他来敝地，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，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，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迟先生，你这话就差了。我朝二百年来，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[[7]](#footnote-7)，摩元得元，摩魁得魁齐评：想�得意�口。黄评：倘人人摩元摩魁，何以处之？。那马纯上讲的举业，只算得些门面话，其实，此中的奥妙，他全然不知。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，考二百个案首，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。天二评：有此�鄄豢及甘滓嗫�。武正字道：“难道大场里同学道是两样看法不成？”高翰林道：“怎么不是两样！凡学道考得起的，是大场里再也不会中的；所以小弟未曾侥幸之先，只一心去揣摩大场，学道那里，时常考个三等也罢了。黄评：我想学道眼力必不错，恐是主考错了。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元作[[8]](#footnote-8)，敝省的人，个个都揣摩烂了。天二评：揣摩的人可都中元。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，‘揣摩’二字，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。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，没有一句话是杜撰黄评：不从肚子里撰出来，是抄袭的了。字字都是有来历的齐评：�@�却是的确，但有志者弗为耳。所以才得侥幸。若是不知道揣摩，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天二评：孔夫子到老不中�榇恕；破溃菏ト艘膊恢械模�通极通极，骂杀骂杀。那马先生讲了半生，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。他要晓得‘揣摩’二字，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！黄评：老先生晓得揣摩了，我看侍读官也不算大。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话，真是后辈的津梁。但这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学。小弟在扬州敝友家，见他著的《春秋》，倒也甚有条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再也莫提起这话。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，他是朝廷征召过的，而今在家闭门注《易》。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，听见他说：‘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，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。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，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，这也就可笑之极了！”武正字道：“老先生，此话也不过是他偶然取笑。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，当初文王、周公，为甚么就引用微子、箕子？后来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天二评：文王、周公、孔子都未中状元。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足见先生博学。小弟专经[[9]](#footnote-9)是《毛诗》，不是《周易》，所以未曾考核得清。齐评：真是老脸，形容到此，笔亦酷矣。黄评：无耻翰林。武正字道：“提起《毛诗》两字，越发可笑了。近来这些做举业的，泥定了朱注，越讲越不明白。四五年前，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《诗说》，引了些汉儒的说话，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黄评：只算骂主人，而主人恬不知耻。可见学问两个字，如今是不必讲的了！”迟衡山道：“这都是一偏的话。依小弟看来：讲学问的只讲学问，不必问功名；讲功名的只讲功名，不必问学问齐评：此是正�。天二评：学��与功名�f古不通。衡山此论圆融斩截，千古不易。若是两样都要讲，弄到后来，一样也做不成。黄评：只算教训老先生一番。

说着，管家来禀：“请上席。”高翰林奉了万中书的首座，施侍御的二座，迟先生三座，武先生四座，秦亲家五座，自己坐了主位。三席酒，就摆在西厅上面，酒肴十分齐整，却不曾有戏天二评：非高翰林小算，乃避与下文�投�。席中又谈了些京师里的朝政。说了一会，迟衡山向武正字道：“自从虞老先生离了此地，我们的聚会也渐渐的就少了。天二评：会有以少为�F者。少顷，转了席，又点起灯烛来。吃了一巡，万中书起身辞去。秦中书拉着道：“老先生一来是敝亲家的同盟，就是小弟的亲翁一般；二来又忝在同班，将来补选了，大概总在一处；明日千万到舍间一叙。小弟此刻回家，就具过柬来。黄评：不请他也罢。又回头对众人道：“明日一个客不添，一个客不减，还是我们照旧六个人。”迟衡山、武正字，不曾则一声黄评：两人万不能耐矣。天二评：我料两君必不来。施御史道：“极好；但是小弟明日打点[[10]](#footnote-10)屈万老先生坐坐的，这个竟是后日罢。黄评：施御史好运气。万中书道：“学生昨日才到这里，不料今日就扰高老先生。诸位老先生尊府还不曾过来奉谒，那里有个就来叨扰的？”高翰林道：“这个何妨。敝亲家是贵同衙门，这个比别人不同。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。”万中书含糊应允了。诸人都辞了主人，散了回去。当下秦中书回家，写了五副请帖，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、施老爷、迟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爷；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，叫一班戏，次日清晨伺候；又发了一个谕帖，谕门下总管，叫茶厨伺候，酒席要体面些齐评：暴做官神气极足。

次日，万中书起来，想道：“我若先去拜秦家，恐怕拉住了，那时不得去拜众人，他们必定就要怪，只说我检有酒吃的人家跑；不如先拜了众人，再去到秦家。”随即写了四副帖子，先拜施御史，御史出来会了，晓得就要到秦中书家吃酒，也不曾款留。随即去拜迟相公，迟衡山家回：“昨晚因修理学宫的事，连夜出城往句容去了。”只得又拜武相公，武正字家回：“相公昨日不曾回家，来家的时节，再来回拜罢黄评：二人与诸人气味自不相投，借此了迟衡山、武正字。”是日，早饭时候，万中书到了秦中书家，只见门口有一箭阔的青墙，中间缩着三号，却是起花的大门楼。轿子冲着大门立定，只见大门里粉屏上贴着红纸朱标的“内阁中书”的封条，两旁站着两行雁翅的管家，管家脊背后便是执事上的帽架子；上首还贴着两张“为禁约事”的告示齐评：此即四斗子所谓好臭排场也。帖子传了进去，秦中书迎出来，开了中间屏门。万中书下了轿，拉着手，到厅上行礼、叙坐、拜茶。万中书道：“学生叨在班末，将来凡是还要求提携。今日有个贱名[[11]](#footnote-11)在此，只算先来拜谒，叨扰的事，容学生再来另谢。”秦中书道：“敝亲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，将来小弟设若竟补了，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黄评：无奈“泰山”其颓。”万中书道：“令亲台此刻可曾来哩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他早间差人来说，今日一定到这里来。此刻也差不多了。”说着，高翰林、施御史，两乘轿已经到门，下了轿，走进来了，叙了坐，吃了茶。高翰林道：“秦亲家，那迟年兄同武年兄，这时也该来了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已差人去邀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武先生或者还来，那迟先生是不来的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何以见得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早间在他两家奉拜，武先生家回：‘昨晚不曾回家。’迟先生因修学宫的事往句容去了，所以晓得迟先生不来。天二评：即借�f中书口中叙明，省却�S多�B�P。施御史道：“这两个人却也作怪。但凡我们请他，十回倒有九回不到齐评：�姆疵姹ǔ龆�人。若说他当真有事，做秀才的那里有这许多事！若说他做身分黄评：他见了你们，却要做些身分。一个秀才的身分到那里去！天二评：如今日管世事的秀才事多着哩。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同敝亲家在此，那二位来也好，不来也罢。齐评：原不在此二位。天二评：不来更好。万中书道：“那二位先生的学问，想必也还是好的？”高翰林道：“那里有甚么学问！有了学问，倒不做老秀才了黄评：高翰林吓倒了，真是不来也罢。天二评：学问卖几文一斤。只因上年国子监里有一位虞博士，着实作兴[[12]](#footnote-12)这几个人天二评：虞博士也�o甚学��，所以不�c翰林。因而大家联属。而今也渐渐淡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见左边房子里面高声说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众人都觉诧异。秦中书叫管家去书房后面去看是甚么人在喧嚷。管家来禀道：“是二老爷的相与凤四老爷。黄评：如此出凤四老爹，别致。秦中书道：“原来凤老四在后面，何不请他来谈谈。”管家从书房里去请了出来。只见一个四十岁的大汉，两眼圆睁，双眉直竖，一部极长的乌须，垂过了胸膛黄评：相便异样。头戴一顶力士巾，身穿一领元色缎紧袖袍，脚踹一双尖头靴，腰束一条丝鸾绦，肘下挂着小刀子，走到厅中间，作了一个总揖，便说道：“诸位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在后面却不知道，失陪的紧。”秦中书拉着坐了，便指着凤四老爹对万中书道：“这位凤长兄是敝处这边一个极有义气的人天二评：那晓得就是他的恩星。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，而且一部《易筋经》[[13]](#footnote-13)记的烂熟的天二评：《易筋经》不在记熟。黄评：听见易筋经，高翰林得毋又吓。他若是趱一个劲，那怕几千斤的石块，打落在他头上身上，他会丝毫不觉得。这些时，舍弟留他在舍间早晚请教，学他的技艺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这个品貌，原是个奇人，不是那手无缚鸡之力的。”秦中书又向凤四老爹问道：“你方才在里边连叫‘妙！妙！’却是为何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不是我，是你令弟。令弟才说人的力气到底是生来的，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气，着人拿椎棒打，越打越不疼，他一时喜欢起来，在那里说妙。”万中书向秦中书道：“令弟老先生在府，何不也请出来会会？”秦中书叫管家进去请，那秦二侉子已从后门里骑了马，进小营看试箭去黄评：先将秦二侉子一点。。小厮们来请到内厅用饭。饭毕，小厮们又从内厅左首开了门，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。万中书同着众客进来。原来是两个对厅，比正厅略小些，却收拾得也还精致。众人随便坐了，茶上捧进十二样的攒茶来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又向炉内添上些香。万中书暗想道：“他们家的排场毕竟不同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来齐评：用笔如�花潭月，隐�s掩映，空灵绝妙。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，现任的官府，不能叫他来上门黄评：现任官即刻就来。也没有他这些手下人伺候。”

正想着，一个穿花衣的末脚，拿着一本戏目走上来，打了抢跪[[14]](#footnote-14)，说道：“请老爷先赏两出。”万中书让过了高翰林、施御史，就点了一出“请宴”，一出“饯别”。施御史又点了一出“五台”[[15]](#footnote-15)。高翰林又点了一出“追信”[[16]](#footnote-16)黄评：四出皆关合后文。天二评：《请宴》《饯别》本地�L光，《五台》切凤四老爹；《追信》不切。末脚拿笏板在旁边写了，拿到戏房里去扮。当下秦中书又叫点了一巡清茶。管家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外边坐。”众人陪着万中书从对厅上过来。到了二厅，看见做戏的场口已经铺设的齐楚，两边放了五把圈椅，上面都是大红盘金椅搭，依次坐下黄评：写许多排场，正为一棒锣声生色。长班带着全班的戏子，都穿了脚色的衣裳，上来禀参了，全场、打鼓板才立到沿口，轻轻的打了一下鼓板。只见那贴旦装了一个红娘，一扭一捏，走上场来。长班又上来打了一个抢跪，禀了一声“赏坐”，那吹手们才坐下去。这红娘才唱了一声，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，又有红黑帽子吆喝了进来。众人都疑惑：“‘请宴’里面从没有这个做法的！齐评：可�^妙不可言，读者莫便看下，试掩卷想下文如何�f法，方�作者之妙。黄评：必疑惑是戏里的，一定之情。只见管家跑进来，说不出话来。早有一个官员，头戴纱帽，身穿玉色缎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走上厅来。后面跟着二十多个快手，当先两个，走到上面，把万中书一手揪住，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，就采了出去黄评：奇峰突起。天二评：比权勿用在�涓�大不同。那官员一言不发，也就出去了。众人吓的面面相觑天二评：张君瑞被拿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梨园子弟，从今笑煞乡绅；萍水英雄，一力担承患难。未知后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龙虎榜——本指会试的榜，这里有包括乡试榜在内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冒占凤凰池——晋人称中书省做“凤凰池”。明、清时的中书，职位很低，已不同于古时的中书，这里是作者引古称做比喻。“冒占凤凰池”，指下文万里冒充内阁中书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滴水——屋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养望——意谓养成声望，以待大用，是恭维闲居在家的官员们的客套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办事职衔——指内阁中书里面由捐保而来不是科举出身、不能担任撰文工作的一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攒茶——以细碎的白芹芽、荸荠、胡桃仁、松子仁等物做成的茶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丝毫不走的——丝毫不走样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元作——考列第一名的文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专经——在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五经中自行认定一经，作为本人所专门学习的，一般称为“专经”。应乡、会试的人，照规定要把所专何经，在卷面上注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打点——打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贱名——这里指名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作兴——本作创行，流行的意思，这里是说纵容、娇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《易筋经》——托名梁僧达摩作的一部讲武术的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抢跪——屈一膝行的半跪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“五台”——从元人《昊天塔》杂剧改编的，演杨六郎五台会兄的故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“追信”——明人戏曲《千金记》的一出，演萧何追韩信的故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